

(英)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选

(台湾)三毛 主编

无妄之灾

杀人不难

古屋疑云



华文出

无妄之灾

张 国 桢 译

(京)新登字 064 号

版权登记号:

无妄之灾 (00201)

杀人不难 (00219)

古屋疑云 (002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选 (6)/三毛主编. -北京:华文出版社,1995.1

ISBN 7-5075-0441-7

I. 阿… I. 三… II. 侦探小说:中篇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N.I 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3599 号

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选(6)

(台湾)三 毛 主编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20.5 字数:500 千字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1—2500 册

ISBN 7-5075-0441-7/I·141 定价:26.00 元

总定价:260.00 元(共 10 册)



三毛,台湾著名女作家。

1943年3月26日生于四川重庆,1949年随父母迁居台湾,1956年就读于省立台北女子中学。1957年开始写作投稿。1963年入台湾文化学院哲学系为选读生。1964年转赴西班牙就读于马德里大学文哲学院,后转入西德柏林歌德语文学院,又转赴美国任伊诺大学法学院英美法分类图书馆管理员一年。也曾任西班牙一所小学教授英文。1973年在台北《现代文学》上发表处女作《惑》。1974年与荷西结婚。1975年皇冠出版社出版三毛畅销台湾的著作《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1977年至1990年,三毛连续创作出版《送你一匹马》《清泉故事》《我的宝贝》《哭泣的骆驼》《稻草人手记》、电影剧本《滚滚红尘》等多部作品,深受大陆港台广大读者欢迎和爱戴。她作词的《橄榄树》至今风靡不衰。1991年1月4日凌晨,三毛告别了滚滚红尘……

《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选》是三毛生前主编出版的唯一一套外国探案小说,她生前极为推崇阿嘉莎·克莉丝蒂。

三毛如是说

(台湾) 三 毛

我热爱阿嘉莎·克莉丝蒂 (Agatha Christie) 所有的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

直到现在，她所创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上印销最多的书籍。

当阿嘉莎的著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拍摄成电影在英国首映时，英女王伊莉莎白请问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过，只是这一部的结局却是忘了，能否请您告诉我，凶手究竟是谁呢？”

阿嘉莎回答说：“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关她的作品的曲折情节、悬疑布局和出人意外的结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态度一样，贵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丝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症结所在及精华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宫，无论男女老少，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必然无法抗拒地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做上千场以上华丽辉煌的迷藏，乐而忘返。

我极乐意将这位伟大奇情作家的全套书籍介绍给读者。这位风靡了全世界数十年的杰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赏、崇拜与最高的尊敬，而在这里，她的作品迟迟没有出版，实是爱书人极大的损失与遗憾。以出版令人著

迷的金庸武侠小说、倪匡科幻小说、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及一系列经典名著而驰名的远景出版公司有计划地出版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全集，正好弥补了这项缺憾，也是出版界的一大盛事。

有关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书的灿烂与美丽，在于读者亲身的投入和参与，太多文字的介绍，便失去它隐藏着的玄机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

薄暮时分，他来到渡口。

他大可早就来到这里。事实上是，他尽可能拖延。

先是跟他的一些朋友在“红码头”午宴；轻率、散漫的
对话，有关彼此都认识的一些朋友的闲话——这一切只意味
着他内心里对他不得不去做的事退缩不前。他的朋友邀他留
下来喝午茶，而他接受了。然而最后他知道他不能再拖延下
去了的时刻终于还是来到了。

他雇来的车子在等着。他告别离去，驱车沿着拥挤的海
岸公路行驶七英里路，然后转向内陆，沿着一条树木繁茂的
小路来到河边的石堤小码头。

他的司机用力扯动一口大钟，召唤远方的渡船。

“你不会要我等你吧，先生？”

“不用，”亚瑟·卡尔格瑞说。“我已经叫了那车子一小
时之内在对岸接我——载我到‘乾口’去。”

司机接收车资和小费。他凝视着阴暗的河面说：“渡船就
要来了，先生。”

他柔声道句晚安，车子一掉头沿着山坡爬升驶去。亚瑟
·卡尔格瑞独自留下来在码头边等着。伴随着他的只有满腹
心思以及对于他即将面临一切的挂虑。这里的景色真是荒
芜，他想。让人想象有如置身苏格兰湖泊区，远离人烟。然
而，只不过几英里路外，就是旅馆、店铺、鸡尾酒吧以及
“红码头”的人群。他再一次想到英格兰景色的不寻常对比。

他听到渡船摇近小码头边的浆橈轻柔拨水声。亚瑟·卡尔格瑞走下堤岸的斜坡，在船夫的钩竿稳住船身之时上了船。他是个老人，给卡尔格瑞一个新奇的印象，觉得他跟他的船是相属的，一体而不可分割。

船身撑离岸边时，一小阵冷风从海面飒飒吹了过来。

“今晚凉飕飕的。”船夫说。

卡尔格瑞得体地应答。他进一步同意说是比昨天冷一些。

他觉察到，或是自以为觉察到，船夫眼中遮掩住的好奇神色。来了个陌生人。而且是一个旅游观光季节结束后的陌生人。更进一步说，这位陌生人在不寻常的时刻里渡河——到对岸码头边的餐馆里喝下午茶太晚了时刻。他没带行李因此不可能是要到对岸去过夜——哎，卡尔格瑞心想，他真的来得这么晚吗？真的是因为，在潜意识里，他一直在拖延这一时刻吗？尽可能把他不得不做的事往后拖延？渡过卢比孔河（意即“下定重大决心”）——河……河……他的心思回到另一条河上——泰晤士河。

他当时对它视而不见——是昨天才发生的事？然后转回头去再度看着隔着桌面跟他对坐的男人。那对心思重重带着某种他无能了解的眼神的眼。一种含蓄的眼神，心里在想着但却没有表达出来的什么……

“我想，”他想着，“他们大概学会了决不把他们心里在想的东西露出来。”

整个事情在要着手时变得相当可怕。他必须做他不得不做的事——然后——忘掉！

当他想起昨天的那次谈话时，眉头皱了起来。那个怡人、平静、不置可否的声音说道：

“你对你的行动方针相当坚决吧，卡尔格瑞博士？”

他激烈地回答：

“我还能怎么办？这你当然明白吧？你一定同意吧？这是我不可能退缩的事。”

然而他不明白那对灰色眼睛中缩回的神色。

“得兼顾到相关的一切——从所有的角度来考虑。”

“当然从正义的观点来看只有一个角度吧？”

他激烈地说，一时想到这根本就是要他把事情遮盖过去的卑鄙暗示。

“就一方面来说，是的。但是不只是那样，你知道。不只是——我们姑且说——正义？”

“我不同意。要考虑到家人。”

对方迅速说道：“的确——噢，是的——的确是。我是想到他们。”

这在卡尔格瑞听来似乎是废话！因为如果想到他们——然而对方立即说话，怡人的话声毫无改变：

“这完全要看你自己，卡尔格瑞博士。当然，你必须完全依照你自己感到不得不做的方式去做。”

渡船在沙滩上登陆。他已经渡过卢比孔河了。

船夫柔和的西部口音说道：

“四便士，先生，或是你要回程？”

“不，”卡尔格瑞说。“不会有回程。”（听起来多么不吉利的一句话！）

他付了钱。然后问道：

“你知不知道一幢叫做‘阳岬’的屋子？”

好奇的神色立即不再遮掩住。老人眼中的兴味热切地跃现出来。

“哎，当然。在那边，沿着你的右手边上去——你透过

那些树就看得见它。你上山坡去，沿着右手边的路过去，然后走那条建筑区的新路。最后的那幢房屋——最尽头的那幢。”

“谢谢。”

“你说的是‘阳岬’没错，先生？阿吉尔太太——”

“是的，是的——”卡尔格瑞打断他的话。他不想谈这件事。“‘阳岬’。”

船夫的双唇缓缓扭曲出相当怪异的微笑。他突然看起来像是罗马神话中半人半羊狡猾的农牧之神。

“是她把那幢房子称做那个名字的——在大战时。当时是一幢新房子，当然，才刚刚盖好——还没有名字。但是盖房子的那块地——树木很多的地点——‘毒蛇岬’，没错！但是‘毒蛇岬’对她来说行不通——不能作她房子的名称。把它叫做‘阳岬’，她。但是我们大家都叫它‘毒蛇岬’。”

卡尔格瑞唐突地向他道谢，说声晚安，便开始上山坡。每个人似乎都在自己家里，但是他有个幻觉，觉得一些看不见的眼睛正在一些屋子里透过窗户凝视出来；那些眼睛都在监视着他，知道他要去何处。彼此说道：“他要去‘毒蛇岬’……”

“毒蛇岬”。多么令人心里发毛的名字……

比毒蛇毒牙更尖锐……

他猛然止住他的思绪。他必须集中精神下定决心他要说什么……

卡尔格瑞走到两旁都是很好的新房子的很好的新路尽头，每一幢房子都有一座八分之一英亩的花园，岩壁植物、各色菊花、玫瑰、琴柱草、天竺葵，每一幢房屋的主人都展示

出他或她的独特园艺品味。

路的尽头是一道大铁门，上面有着哥德体的‘阳岬’字样。他打开铁门进去，沿着短短的车道走过去。房屋就在他的前头，一幢建筑良好，没有特色的现代房屋，有着山形墙和玄关。它可能矗立在任何上流阶级的市郊地区，或是任何新开发的地区。在卡尔格瑞看来，它配不上它四周的景色。因为四周的景色很壮丽。河流至此岬角猛然大转弯，几乎转回原来的流处。对面树木繁茂的山丘突起；向左溯流而上又是一处河曲，远远一片牧草地和果园。

卡尔格瑞上下眺望一阵河流。应该在这里建一座城堡，他想，一个不可能、可笑的童话故事，城堡！那种用姜饼面包和冰糖造成的城堡。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好品味、抑制、中庸、多的是钱但却全无想象力的房子。

这，当然，不能怪罪阿吉尔一家人。他们只是买下这幢房子，不是建造它。然而，他们，或是他们之一（阿吉尔太太？）选中了它……

他对自己说：“你不能再拖延了……”然后按下门边的电铃。

他站在那里，等着。过了适当的一阵子，他再度按下电铃。

他没听见里头有任何脚步声，然而，猛不及防之下，门突然大开。

他吓了一跳，退后一步。对想象力已经过度活跃的他来说，好像“悲剧女神”本人正站在那里挡住他的去路。一张年轻的脸；确实就在它年轻的深刻中存在着悲剧的本质。悲剧的假面永远该是年轻的假面……无助、宿命、劫数逐渐趋近……来自未来……

他恢复精神，理性地想：“爱尔兰类型。” 深蓝的眼睛，四周的阴影，上翘的黑发，头骨和颧骨给人悲凄的美感——女孩站在那里，年轻、警觉而怀着敌意。

她说：

“什么事？你想干什么？”

他俗套地回答。

“阿吉尔先生在吗？”

“在。不过他不见人。我的意思是，他不认识的人。他不认识你，认识吗？”

“不。他不认识我，不过——”

她开始关门。

“那么你最好写信……”

“对不起，可是我特别想要见他。你是——阿吉尔小姐？”

她不情愿地承认。

“我是海斯特·阿吉尔，是的。不过我父亲不见人——没有事先约好不见。你最好写信。”

“我老远跑来……” 她不为所动。

“他们全都这样说。不过我想这种事终于停止了。” 她继续责怪地说，“你大概是记者吧，我想？”

“不，不，绝对不是。”

她怀疑地看着他，仿佛她并不相信。

“呃，那么你要干什么？”

在她背后，有段距离的大厅里，他看见另外一张脸。一张平板庸碌的脸。加以描述，他会把它称为像平锅烤饼的一张脸，一张中年妇女的脸，灰黄色的卷发像团胶泥一般地贴在她的头上。她像一条警觉的恶龙一般，在那里盘旋、等待。

“事关你哥哥，阿吉尔小姐。”

海斯特·阿吉尔猛然吸一口气。她不相信地说，“麦可？”

“不，你哥哥杰克。”

她猛然爆出：“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是为杰克的事来的！为什么你们就不能让我们平平静静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了结了。为什么还要继续？”

“你永远无法真正说任何事情是了结了。”

“但是这件事是了结了！杰克死了。为什么你们就不能让他过去就算了？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如果你不是记者，那么我想你大概是个医生，或是心理学家，或是什么的。请走吧。我父亲不能被打扰。他在忙。”

她开始关门。匆匆之间，卡尔格瑞采取了他早该采取的行动，从口袋里抽出一封信，急急递给她。

“我这里有封信——马歇尔先生的信。”

她吃了一惊。她的手指迟疑地抓住信封。她不安地说：

“马歇尔先生——伦敦？”

这时原先一直潜伏在大厅的中年妇女突然过来加入她的阵营。她怀疑地凝视着卡尔格瑞，而他想起了外国的女修道院。当然，这应该是张修女的脸！它需要一条绉纱白头巾或是随便你称它作什么的，紧紧地包在脸孔的周围，还有黑色修女袍服和面纱。这是一张脸，不是专注于宗教思想型的，而是一个透过厚重的门打开的小小缝隙，疑心重重地凝视着你，然后才勉强地让你进门，带你到会客室去，或是去见女修道院长的俗门修女的脸。

她说：“马歇尔先生叫你来的？”

她一句话说得像是在指责他一般。

海斯特正低头凝视着手上的信封。然后，她一言不发，转身跑上楼梯去。

卡尔格瑞留在门口，忍受恶龙一般俗门修女的指责、怀疑的眼光。

他想找话说，可是一句都想不出来。因此，他谨慎地保持沉默。

随即海斯特冷静、淡漠的声音，从楼上朝他们飘浮过来。

“父亲说要他上来。”

看住他的人有点不情愿地移到一边去。她怀疑的表情并没有改变。他从她身旁过去，把帽子搁在一张椅子上，登上楼梯，来到海斯特站着等他的地方。

屋子内部令他隐隐约约注意到有种卫生保健的味道。他想，这几乎可能是家昂贵的疗养院。

海斯特领他沿着走道过去，下了三级台阶。然后她推开一扇门，作势要他进去。她随他身后进去，随手把门关上。

这是间书房，卡尔格瑞感到愉快地抬起头。这个房间的气氛跟屋子的其他地方全然不同。这是个男人生活的房间，他在这里工作同时休息。四壁都是一列列的书籍，椅子都大，有点破旧，但却舒适。书桌上堆着一些零乱却叫人感到愉快的文件，几张桌子上也都零散地躺着一些书本。他短暂地瞥见一个正从对面另一道门出去的年轻女人，相当吸引人的一个年轻女人。然后他的注意力被起身过来招呼他的男人占去，手上拿着摊开的信。

卡尔格瑞对里奥·阿吉尔的第一印象是，他是那么的薄弱，那么的透明，几乎根本不存在一般。一具男人的幽灵！当他开口时，他的声音怡人，尽管缺乏磁性。

“卡尔格瑞博士？”他说。“坐，坐。”

卡尔格瑞坐下来。他接受一根香烟。他的主人在他对面落坐。一切过程毫不匆忙，仿佛置身时间意义非常少的世界

中。里奥·阿吉尔说话时，脸上挂着温和的淡笑，用毫无血色的指尖轻敲着那封信。

“马歇尔先生信上说你有重要的话要跟我们说，虽然他并没指明是什么性质的话。”他的笑容加深接着又说：“律师向来都非常谨慎不作任何承诺，不是吗？”

卡尔格瑞有点惊讶地发现，面对他的这个男人是个快乐的男人。不是一般正常的快活、热烈的快乐——而是属于他自己的一种有点幽灵般但却心满意足的退隐性快乐。这是一个外头世界侵犯不到他而他为此感到心满意足的男人。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该为此感到惊讶——但是他是感到惊讶。

卡尔格瑞说：

“你愿意接见我真好。”这只是句机械式的开场白。“我认为亲自来一趟比写信好。”他停顿下来——然后突然焦躁地说，“难——很难……”

“慢慢来。”

里奥·阿吉尔仍然礼貌而遥不可及。

他倾身向前；他显然以他温和的方式想帮忙。

“既然你带马歇尔这封信来，我料想你的来访一定跟我不幸的孩子杰克有关。”

卡尔格瑞细心准备的一切话语都弃他而去。他坐在这里，面对着他不得不说出的惊人事实。他再度结巴起来。

“难得要命……”

一阵沉默，然后里奥谨慎地说：

“如果这帮得上你——我们都十分清楚杰克——几乎不是个正常的人。你要说的没有什么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惊讶的。那么可怕的悲剧，我已经完全深信杰克其实并不该为他的行为负责。”

“当然他不该负责。”是海斯特，卡尔格瑞被她的话声吓了一跳。他一时已经忘了她在场。她坐在他左肩后一张椅子的扶手上。当他转过头时，她急切地倾身靠近他。

“杰克向来就可怕，”她坦白说。“他就跟小时候一模一样——我是说，当他发起脾气来的时候。抓起他能找到的任何东西就——攻击你……”

“海斯特——海斯特——我亲爱的。”阿吉尔的声音显得苦恼。

女孩吃惊地一手飞向双唇。她脸红起来，说起话来突然带着年轻人的别扭。

“对不起，”她说。“我并无意——我忘了——我不应该说那种话——现在他已经——我的意思是说，如今一切已经过去，而且……而且……”

“过去而且了断了，”阿吉尔说。“这一切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试着——我们全都试着——认为那孩子应该以病人看待。自然女神不适应环境的孩子之一。我想，这是最佳的说明。”他看着卡尔格瑞。“你同意吧？”

“不！”卡尔格瑞说。

一阵沉默。尖刻的一声否定令他的两位听众都吃了一惊。那声“不”字几乎带着爆炸性的力量冲出来。他试图减缓它的效力，尴尬地说：

“我——对不起。你知道，你还不明白。”

“噢！”阿吉尔好像在思考。然后他转向他女儿。“海斯特，我想也许你最好离开——”

“我不离开！我不得不听——知道是怎么回事。”

“可能让人感到不愉快——”

海斯特不耐烦地叫道：

“杰克又干出其他什么可怕的事来又有什么关系？一切都过去了。”

卡尔格瑞迅速开口。

“请相信我——不是你哥哥做出什么事情的问题——完全相反。”

“我不明白——”

房间另一头的那扇门打开，卡尔格瑞原先惊鸿一瞥的那个年轻女人回到房里来。现在她穿着一件外出外套，提着一只小手提箱。

她跟阿吉尔说话。

“我要走了。还有没有其他任何事？”

阿吉尔犹豫一下（他一向都会犹豫，卡尔格瑞心想），然后他一手搁在她手臂上把她拉向前来。

“坐下来，关姐，”他说。“这位是——呃——卡尔格瑞博士。这是弗恩小姐，她是——她是——”他再度有如迟疑一般地停顿下来。“她几年来一直是我的秘书。”他接着又说：“卡尔格瑞博士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或是——问我们——有关杰克——”

“是告诉你们一些事，”卡尔格瑞插嘴说。“而尽管你们不了解，你们每一刻都在让我感到更加困难。”

他们全都有点惊讶地看着他，然而在关姐·弗恩的眼中，他看到了一样好像是了解的光芒。仿佛一时他和她结盟起来，仿佛她说：“是的——我知道阿吉尔家人能叫人多么为难。”

她是个吸引人的年轻女人，他想，尽管不太年轻——或许三十七、八岁了。丰腴美好的身材，黑头发黑眼睛，精力充沛、身心健康的气息。她给人能干又聪慧的印象。

阿吉尔态度有点冷淡地说：“我一点都不知道让你感到为